

列宁曾  
将书分为两  
类,一类是可  
以垫头,另一  
类只能垫脚。

# 能垫头的是什么样的书?

蒋子龙

陈忠实感年奋奋,要写一部能给自己垫头的小说,后来诞生了《白鹿原》。作家们无论是否公开讲出来,恐怕没有不渴想能有一部“垫头之作”。那么能垫头的是怎样的书,要怎样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呢?最近一位多年瘫痪在床的老友,突然拿出一部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正面描述盐工的生活,名为《蜘蛛洞》。读过书稿的人都觉得“他有了垫脑袋的”作品。”果真如此就表明“垫头之作”的产生是有轨迹可循的,它跟作者的关系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般写作。

此公自小受着盐场生活的熏染,在生命的黄金季节正式投入盐场工作,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迷恋海滩、盐池,当然还有一个“文学情结”,曾写过一篇描述盐滩上一种野生植物的散文《黄蓍红》,当时深得天津文坛泰山北斗式人物方纪的赞赏,鼓励他多写东西,两人结为忘年交。后来阴差阳错地把他调入文艺界,却不是让他写东西,而是让他专抓建文艺大楼。几十年前建大楼,还不像现在这般看上去像搭积木一样神速,再说文艺界建大楼,就如同说评书的真要披挂上阵、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一样,待到大楼真的建成了,他已年近花甲。多年身在文艺界,却又远离文学创作,朋友们无不惋惜,认为那栋大楼可能就是此生生的“代表作”了。渐渐身体开始出问题,英雄粗壮的体魄逐渐消瘦,原本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且量大能容,总给人以铁汉的印象,竟变得这儿疼痛,那儿难受……他无法忍受身体

不给自己做劲的感觉,先是将两个膝盖摘掉,换成钢的,然后在心脏上支了几个架,他不能让自己活得不痛快,总想一劳永逸地根除病痛。而根除病痛最快捷的手段就是动刀子,他迷信手术,这刀一子,那那一刀,拉来拉去把自己拉得只能坐轮椅了,轮椅没坐多久干脆瘫痪了!他似乎并不后悔,但他注册信箱取名“WUHEN”,“无恨”就是不恨,至少曾动过恨意,但不恨、无法恨,与其恨自己或恨命运,莫如将恨意转化为创作力。

只要不让悔恨磨灭了自己的灵感,人就不会颓废。何况有些灵感是值得用生命去兑现的,身体没有了知觉,疼痛也就没了,他终于与自己的身体和解,于是开始写这部命中注定属于他的那部长篇小说。如果不站到他的面前,只是通电话根本感觉不出这是个瘫痪在床的人,声音洪亮,思维敏捷,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积极地拓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其实他是在用更痛苦的写作,转移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在别人看来他人瘫架不倒,依然是硬汉,其内心忍受的痛苦,却要比成天哼哼唧唧要死要活的病秧子不知大多少倍。但变换心境就是变换生命,写作也是一种忽略,一种忘记,忽略自己的现状,忘记自己的身体,从现实中叛逆,专注地守望精神。有人看他写得太苦、太难,曾劝他放弃,现在魄逐渐消瘦,原本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且量大能容,总给人以铁汉的印象,竟变得这儿疼痛,那儿难受……他无法忍受身体



不怪集

人,才有资格谈放弃,才有真正的放弃。正是这巨大的磨难成就了他,给了他成功的机会,写作欲望强烈而坚韧,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催赶着他爆发出一种非写不可的热忱和冲动,情绪饱满,文思酣畅,上至清廷及其庞大而复杂的官场,下至烧盐的灶户及盐匪、渔霸,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故事里套故事,正写与倒叙,插科与打诨,纵横捭阖,跳跃自如……其实“垫头之作”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有时拼了老命也无济于事,却需要用生命写生命里有的东西。人类写作的意义就是“通向本相”。但文无定法,能垫头的作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头”不一样,对作品的要求也多种多样,能垫这个“头”的,不一定垫得了那个头。而经典是可以垫起民族之头的。



人生总会经历一些别离,对于我,三十六年前从部队退伍是最令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别离。一九七九年的十二月五日,是我当兵四年服役期满宣布退伍的日子。早晨八点,我们南海舰队某导弹快艇大队全体官兵在操场上齐刷刷地集合完毕,像往常会前一样,由我来指挥大家高唱《人民海军向前进》。接着大队政委宣布命令: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经支队党委研究决定,批准以下同志正式退出现役……。正如先前所料,我的名字也在名单中。当宣布揭下帽徽,摘下肩章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对部队的那份深深眷恋之情,泪水喷涌而出。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忙着交接岗位、整理衣物、打包,准备回家。我是艇上的导弹发射兵,那时的导弹快艇配有四管导弹,发射筒就是我的岗位。记得最后一次和战友们一起对全艇做常规的通电检查后,我就开始向接替我的战友交接防护用具、专用工具以及工作纪要。因我是连续三年获得全大队理

论和实际操作、排除故障比武的第一名,故艇上安排我再对所有发射兵作最后的经验传递。围着发射架,从开启发射筒盖到最后连接点火装置,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上述动作的每个细节,以及电路原理图我都一一作了讲解。我还把多年的操作笔记留给了我的继任者。

# 退伍时刻

葛正乐

交接后,我来到甲板,面对即将永远告别的战艇,心情十分难过。像每次出海一样,我仰望山顶部队的观通站,似乎在等待再一次出海的信号,全体艇面人员整齐列队,等候着艇长那熟悉的“左舷就位离码头,左舷就位离码头的命令”。多少次舰艇从这里出发,执行出海战备训练和防台风等任务;多少次迎着南海高过船桅的汹涌波涛,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多少次在狂风暴雨中翻肠倒胃地呕吐,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践行着军人誓死捍卫祖国南海疆域完整的誓言。每一次出征,每一次历险,每一步成长都历历在目,作为军人,我为自

己是保卫祖国的海军战士而倍感自豪。

站在露天的驾驶室里,在战友们的提议下,我拿出伴随我多年的小号,为大家演奏了我最爱的曲子《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嘹亮的号声在军港内久久回荡。

离开部队的时刻到了。帐篷式军用卡车已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部队列队、敲锣打鼓地欢送退伍老兵。指导员动情地握着我的手,说道:“小葛呀,甭难过,希望你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钢刀不卷刀,退伍不褪色,到地方好好干啊!争取早日听到你建功立业的好消息。”战友们都围过来一一和我握手、拥抱,互道珍重。上了车还在不停地和泪流满面的战友们握手道别。

车子缓缓启动了,面对军旗和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我郑重地行了最后的军礼。

别了,部队——我的人生大学;别了,军港——我的第二故乡;别了,战友——我亲爱的弟兄!

如今,三十六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部队和那个激情飞扬的青年时代,这离别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清晰——宛若昨日,依然可以使我心中涌起深深的感动。

# 寄旧友(行香子) 李珺

看罢穷通,追思踪踪,终究是、踏雪飞鸿。故园旧迹,苔影重重,甚城头树、堂前燕、柳下风。 鳞音雁字,经年得见,动参商、路远山崇。一壶浊酒,且喜相逢。趁月儿清、花儿醉、露儿浓。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区店开始的。1980年12月1日,我从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毕业,到静安区店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以下简称南西)开始向往的职业生涯。

虽然,我在南西上班的时间只有15个月,但因为这是第一个工作岗位加上之前曾在南西的社科、文教、文艺柜实习,所以,对于南西,我始终未敢忘却。尤其是得到了经理的赏识和柜组长的鼓励,使我在职业旅途的起步阶段就收获了迄

# 我从南西书店起步

汪耀华

息,有8天时间参加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上海市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图书流动供应。1982年的除夕夜我在南西值了一次夜班,在书店三楼的会议室搭了一个地铺。我在家里吃好年夜饭再到书店值

班,那时也没有空调、暖气和热水汀之类,记得盖了两层棉被也不觉冷,而且一夜平安,早晨回家吃汤圆。这个夜班是我在南西唯一的一次值班,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在除夕夜值班。我为保卫书店的国家财产做出了贡献。

在这15个月的时间里,承着柜组老同志的鼓励,我开始参与订货,那时是三级订货(门市柜组一区店业务一业务经理),我所在的文艺柜在胡芳组长的指导下,先由我在新书征订单上填写订数,然后她核正后递交。后来社会上有种说法这是隔山卖牛、小辫子决定命运,其中之意较多的是否定、贬低之说,当时因为品种少、重印难、读者多,所有进货都不能退货,销售、库存乃至特价处理都是比较正常的。现在的读书人都知道李泽厚和他的《美的历程》,这是一本从美学角度分析、欣赏、评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著作,附有插图百余幅,198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定价1.90元。报订时我主张报订200册,当时,分管业务的汪正伟副经理还特地询

问,这本书有把握吗?听了我的介绍,同意了这个订数。结果,1981年6月30日到货,7月1日投放市场,第一天售出16本,第二天10本,第三天11本……到了15日,全部售出。据说,这本书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也订了200本,第一天被一个单位购买了140

本,其余的两天就售完了。遇到到货数量、上柜时间不同,有一批读者每天都会从南东书店、延东书店、淮海路书店再到南西书店“巡视”,彼此也会在柜台前作些交流,这对我帮助不小,也有多位成了三十多年的书友。我将此事写了篇短文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京所通讯》刊出,直接促进了这本书在全国的畅销。我与李泽厚先生不熟,但他也许知晓这件事。我因哮喘而偶有病

假,同事们也十分体贴。那时闲架售书,我可以被允许坐着,下班前轮流拖地板打扫卫生,同事也会抢着做。当时,我已经开始买书、记读书笔记、抄美文、背成语、读夜校等等。后来,我被推荐进入上海市书店宣传科工作,在离开南西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会在周日上午去义务劳动半天(那时还没有双休日)看看新书、会会书友。随着老同事的退休或调动,也因为自己的工作学习而不再坚持。我在主持书香读者俱乐部时,在南西开设了一个“沪版精品店”;在主持上海书香广告策划公司时实施了南西的整体装饰装修工程。现在,南西书店已经消失了。偶尔路过,总不免令我回想那时的书店、同事、图书和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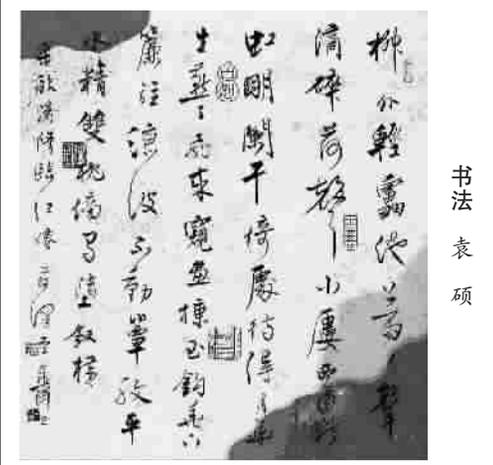
# 土耳其——卡帕多西亚

——行脚印迹

戴大年

距科尼亚东北230余公里,便是大名鼎鼎的卡帕多西亚,这是国人游览土耳其必到的四大目的地之一(其他三个是伊斯坦布尔、棉花堡与以弗所),这太熟悉了,故不再赘述。我们在此要游览两天。6月3日下午,登上山顶远眺,一览众山小,峭壁独立,乱峰刺天,世界自然奇观神奇展现,令人醉神迷。我们入住洞穴酒店,人们很早便在这仙人烟囱岩内开凿洞穴居住,现在大都改建或新建成酒店,但有别于突尼斯柏柏尔人洞穴的简陋与原生态,内饰现代豪华。晚间寻得一当地知名餐厅大啖羊牛肉,心满意足而归。

昨夜12点睡,今晨(6月4日)4:15被唤起,乘坐热气球。准备、点火、升空,遨游蓝天,山峰壮丽,旭日东升,放飞心情,童话般的享受。从热气球上下来,吃罢早餐,便开始在卡镇的第二天逍遥游。参观地下城,从早期基督躲避罗马士兵追杀,到中世纪基督躲避奥斯曼战祸,人们转入地下,藏身洞穴,长达千年,几乎将周围大山挖空,洞连洞,道转道,上下纵横,不知通向何方,有的洞穴长度达九公里,艰难困苦,难以想象;参观地毯厂,被精美绝伦的土耳其手工地毯所倾倒;在“花样姐姐”参观过的知名陶瓷厂体验,老马代表大家向土耳其老师傅学艺;晚餐点了道当地名菜,盐巴石夹泥包裹的烤鸡,类似我国叫化鸡做法,味道尚可。



书法袁硕

父辈们都是厂里职工足球队铁杆球员,我们刚学会走路,就拎着足球网兜跟在后边屁颠屁颠去球场看踢球,做球童站边线捡球。进学校后,十几个小男孩自然而然形成一支足球队。放学,两只书包一放,组成球门,五个对五个,一方进攻,一方防守,不玩个痛快,不玩个浑身泥水,不回家。几年后,我们的球队已经横扫附近几所学校,在小学足球界称王称霸。毕业那年,新民晚报组织中学生足球赛。报名去,我们的世界杯怎么能少了我们?

可是,去哪里报名?找到学校,学校放假;找到老师家,老师说,我们已经毕业。我们像掐掉头的苍蝇,天天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到处钻,到处找,到处打听。沿着中山西路一路往北,走过曹杨路,遇到一群嘻嘻哈哈的中学生,同我们一样拎着足球网兜。看见同好,心里高兴,一拥而上,

打听报名处。领头的中学生身材魁梧,足足高出我们一个半头,也斜着眼,一脸不屑,怎么,你们?靠边站站吧!

小伙伴们一个个像好斗的公鸡,叽叽喳喳不服气,我们打败好多学校呢,随口举几个学校名字给你们听听,他们都是我们手下败将!

中学生笑起来,那算什么,都是小屁孩!太瞧不起人了,踢球不靠年龄大,不靠长得高,陈耀东不比你高吧。一个戴眼镜的斯斯文文的大哥哥说,中学生足球赛,小学生怎么能参加?他们这是去练球,准备后天参加比赛的。他说,要不跟他们一起去足球场,帮他们捡球做裁判。

陪练?我们叫起来,不干!我们已经毕业,开学就是中学生,凭什么不可以参加比赛?我提

出,不如大家比赛一场,我们赢了,你们的参赛资格让给我们;我们输了,给你们捡球做裁判。中学生们高兴地答应了。

走进足球场,一场“世界杯”资格赛开始。一边是高过一个头的中学生,一边是刚走出小学

的毛头小屁孩,两边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大个子像坦克开进战场阵地,横冲直撞,所向无敌,这家伙会武功“沾衣十八跌”?我们三个对付他一个,碰着就甩出去。我们的防线不得不退到自己半场。眼镜哥哥更滑得像泥鳅,球到他脚下,就像粘住了,变成他身上的一部分,左晃右晃,传球过人,谁也别想抢下来。那球对我们的球门感情特深,粘着不愿远离三十米。一个长传,眼镜哥哥胸部停球,脚下一带,凌空一脚,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足球已经滚进

球门。上半场时间没到,我们已经丢失五个球。

哨声响过,我们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认输。当时,天真的我们没有想一想,参赛资格怎么可以降低要求,让小学生参赛?上报名额怎么能凭一场球赌输赢,说让就让?是不是中学生骗我们呢?回来的路上,个个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我说,既然我们不能参加晚报足球赛,不如找过去和我们踢球的小伙伴们,来一场循环赛,组织世界杯外围赛,练好本领,下学期成了中学生再参加比赛。大家一下都兴奋起来。

十几所小学校之间的“世界杯”外围球赛开始,你方罢赛我登场,我们天天在兴奋的球赛中度过。这个暑假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个假期。

人生总是充满着遗憾,是我们的世界杯,明请看本栏。

